

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

〔苏〕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著

赵 仲 元 译

F045-1

22

知 识 出 版 社

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

〔苏〕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著

赵 仲 元 译

知 识 出 版 社

К. В. ОСТРОВИТЯНОВ
К ВОПРОСУ О ТОВАРНОМ ПРОИЗ-
ВОДСТВЕ ПРИ СОЦИАЛИЗМ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1

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

〔苏〕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著

赵 仲 元 译

知 识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安定门内外馆东街甲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 字数 40,000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800

书号：4214·2 定价：0.2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原名《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作者是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院士(1892—1969)。这是一本全面论述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问题的通俗著作。

本书开头着重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商品生产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都曾经预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和流通将消亡，货币为劳动券所代替。列宁开始也曾同意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论点。但是，苏联军事共产主义的经验使他修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必须保持和发挥商品货币的作用。

作者详细叙述了苏联围绕价值规律问题的几场大论战。论战中的一种观点是，既然生产资料已经公有，而经济又是有计划进行，所以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已经不起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价值规律是市场的自动调节器，起着决定性作用，应该让价值规律无限制地发挥作用。经过长期反复的争论，把有计划地领导经济同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结合起来的路线终于取得了胜利。

作者认为，不能把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局限在国营企业同集体农庄的关系内，局限在消费品流通领域，而把国营经济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排除于商品之外。在说明社会主义存在商品交换时，还应当注意到公民对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制。

作者指出，苏联经济改革的实质是把集中计划同利用商品关系有效结合起来。在集中计划领导的同时，给企业以解决生产、产品销售的权利。在加强利润刺激作用的同时，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在企业中建立发展生产基金和物质鼓励基金。利用价值规律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对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制，对那些生产搞得好的单位在贷款条件上给予优待。在价格政策上除国家规定的价格外，在一定情况下，给有关单位根据市场行情、季节性、当地条件以及其他情况自主地规定价格的权利。

但作者也指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毕竟只能起一定的调节作用，起主要调节作用的仍然是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同时，必须限制价值规律的不良后果，使其有益的、积极的作用得到发展。

这本小册子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问题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资料，对我们正在探索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知 识 出 版 社

目 录

第一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商品生产·····	(1)
第二章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商品生产理论的发展·····	(12)
第三章	计划和价值规律问题的今昔·····	(18)
第四章	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和价格机制···	(28)
第五章	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上的 两种极端态度·····	(41)

第 一 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商品生产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性的革命变革。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早先社会经济思想，特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所提供的一切精华，并对它们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曾试图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科学分析，揭示它的发展规律，以及它所特有的种种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他们专心致志地研究经济发展的客观过程，因为这证实了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所代替的不可避免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们得出结论：价值是由工人的劳动创造的，价值既是工人工资的来源，也是剥削阶级非劳动收入（利润、利息和地租）的来源。但是，阶级局限性妨碍了他们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实质及其在历史上的短暂性。他们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任何生产的自然形式，把资本主义的规律性视为自然界永恒不变的规律。在他们看来，经济科学并不是某种社会经济形态业已发展成熟的需要的产物，而是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纯理性的表现。

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十九世纪初的产生，资产阶级社

会极其深刻的矛盾和弊病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这个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和这一制度所具有的一切对抗性矛盾：一方面是劳动群众的沉重劳动和贫困，另一方面是剥削阶级统治者挥霍无度和寄生、危机与生产力的浪费。但是，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不了解社会发展规律，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役制的实质，没有看出无产阶级就是肩负使人类从资本主义压迫桎梏下获得解放的历史使命的那种革命力量。正因为这样，他们对于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社会问题的整个态度，只能是空想而已。他们尽量用生花妙笔描绘美好的社会主义未来的蓝图，企图说服统治阶级自愿放弃资本主义制度。的确，他们对于科学、技术和这一未来制度的社会组织都做过一些精采而令人惊异的预言。然而，在那种条件下，建立这种制度则是无法实现的幻想。

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同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一样，他们的理论所遵循的都是十八世纪启蒙哲学的思想。两者评价资本主义都是从同一个标准出发，这就是，看它是否符合人性，是否符合永恒理性的要求。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符合人的本性，相反，空想社会主义者却证明资本主义制度违反人的本性和永恒理性的要求。

以西斯蒙第和蒲鲁东为奠基人的小资产阶级派经济学家，也不认为资本主义是理所当然的制度。他们给予资本主义以尖锐的甚至是致命的批判，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证明了资产阶级社会同社会正义的概念水

火不相容。但这是从过去的立场出发所做的批判，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工业的逼迫下遭受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大众的绝望、愤怒和无法实现的愿望。西斯蒙第和蒲鲁东把小商品生产理想化，竭力使它万古长存，不了解他们这样做是与客观经济规律背道而驰，不了解小商品生产必然要产生资本主义。

与统治着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方法相反，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破天荒第一次采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从事这项研究的过程中，他全面地、批判地分析了他那个时代有关社会发展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方法的深厚基础，磨炼、发展和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形态的规律时，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具体化和精确化了。当时产生了一系列要求给予辩证唯物主义解释的新问题。其中占居最重要地位的是商品经济起源、价值发展和价值形式等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商品和价值形式所做的分析，是在研究上把逻辑方法同历史方法辩证结合起来的不可超越的典范。

在《资本论》开头几章里，马克思分析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他指出，私有制使生产者彼此分离，生产的商品所体现的是生产者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纯原子式”联系。在分散的私有经济条件下，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即商品，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细胞，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起点。同时，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也是最发达的商品生产形

式——资本主义的最一般的特点。

马克思从商品形式中揭示出处于萌芽状态的那些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和发展的矛盾。但是，他没有限于对问题的纯逻辑分析，而是历史地考察了简单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过程，这种转化的实质在于使生产者同封建主义解体时就已开始出现的那种生产资料相分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所谓原始积累》一章中，特别鲜明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在那里举英国为例分析了上述过程。马克思以无比的深度和彻底的逻辑分析了商品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指出了商品关系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经济基础的意义。

全面研究商品以后，马克思发现了商品的两重性（即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事实），指出了商品的这种两重性是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既是具体劳动又是抽象劳动这种两重性质决定的，证明了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抽象劳动消耗决定的。商品两重性和它所隐藏的劳动两重性的发现，是政治经济学上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它有助于人们深入探索几乎一切经济现象的奥秘。仔细分析商品所体现的劳动的两重性以后，马克思就转向了对于价值形式（交换价值）和货币的分析。他细致地考察了价值形式从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形式直到货币形式的发展，结果搞清了货币的起源和性质，指出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

马克思发现了商品生产的一般运动规律即价值规律，并揭示了价值规律的作用。他指出，在商品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自发调节者，也就是说，价值规律通过市场价格围绕价值的波动来调节劳动和生产资料

在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分配。

深入研究商品、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作用、劳动力之转化为商品以及这种商品的特殊性，使得马克思达到了他的研究的最终目的——发现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这种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特征和主要方面的规律，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因，马克思是从剩余价值规律中发现的。他称剩余价值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指出资本家只是为了剩余价值才生产某种商品^①。

恩格斯把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连同唯物史观一起称做马克思理论的两大主要成就。他说：“马克思也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一领域立即得到了澄清，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批评家过去的一切研究，都是在黑暗中的徘徊^②。”

列宁把剩余价值学说叫做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这一学说构成了所有四卷《资本论》的轴心。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揭开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之后，接着就研究剩余价值之转化为利润，指出部门间竞争的结果形成了平均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用马克思的俏皮说法来说，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即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量会按照它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从全部剩余价值中获取相应的部分^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210页。

② 《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6年俄文版，第36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73页。

随着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更加物神化，使价值的实质和价值的劳动起源更加模糊起来。马克思写道：“现在，如果一个特殊生产部门实际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同商品出售价格中包含的利润相一致，那只是一种偶然的现象……随着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价值规定本身就被掩盖起来^①。”由于价值之转化为生产价格，价值规律就通过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的波动来调节资本主义经济。这是由追逐利润和竞争所产生的、在各部门之间调节和分配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特殊的资本主义方式。这种方式刺激资本投向新技术费用低而活劳动比重高的那些部门。这尤其是资本源源不断流入殖民地国家的原因之一。

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形成，一方面表现了资本家间为争夺利润率最高的投资而进行的竞争的尖锐化，另一方面表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整个资本家阶级作为剥削者同受它剥削的工人阶级相对立。马克思写道：“因此，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象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虚伪的兄弟，但面对着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②。”

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而且也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末尾，马克思就已经得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具有深刻革命性的结论。这一趋势就是：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实现生产的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1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221页。

聚和集中，以及赋予生产越来越多的社会性的同时，就给更加先进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创造着物质前提。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在为自己准备掘墓人——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受到的剥削在加重，境况在恶化，它的人数在增长，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作用，它在组织和团结起来，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日益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这就是用革命手段来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规律的基础上，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向更高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过渡的不可避免性之后，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创建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从而给了工人阶级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强大武器。因此，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它的基础——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过去和现在都受到资产阶级及其辩护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猛烈攻击。

他们用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风行一时的“理论”，就是早在十九世纪末产生的边际效用“理论”。如果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供了一个客观基础，来用耗费在商品生产上的社会必要抽象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量确定商品的价值（劳动价值论的不可估量的优点就在于此），那么，边际效用“理论”就是企图用对现有贮备下满足个人最迫切之需的单位商品的效用的主观估价来说明价值。赞成这种理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闭眼不看，个人的主观估量本身取决于这样一些纯属客观的因素（如：他们的物质状况、他们拥有的货币数量、商品价格等），而商品价格的运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由价值规律来操纵的。此外，边际效用“理论”是从商品贮备有限、需求超过供应的情况出发的。因而，它无

视发展生产的不可避免性。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驳倒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创造了自己的各式“理论”，其实质都是妄图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性质。属于这种“理论”的有十九世纪法国庸俗经济学家让·巴·萨伊所宣布的“生产三要素论”。按照这种“理论”，价值（而萨伊则把价值同效用即使用价值等同起来）的源泉是“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土地，这三者当中每一种的所有者都得到“付给”他们的收入：工人得到工资，资本家得到利润（或者利息），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这几种形式的收入似乎是对参与创造产品价值的每一方的服务报酬。这样，在这种理论看来，所有这三个要素在生产中和谐相处，没有任何利害矛盾，工人不受资本家的任何剥削。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常利用这种“理论”，把它同上面已经提到过的边际效用“理论”结合起来。将庸俗的资本生产率论同边际效用论结合在一起的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的边际生产率“论”。他宣称，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种收入，如工资、利润、地租，不是在现有生产资料所有者对劳动者进行剥削的基础上取得和分配的，而是在劳动、资本、土地所具有的“特殊生产率”的基础上，并且由于这种生产率而取得和分配的。所有这一切庸俗理论的实质，都在于驳倒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论点，即工人的劳动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从而企图抹掉资本主义身上的剥削制度的标记。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具体描绘未来社会主义社会蓝图的任务。有一次，恩格斯说：“……关于社会变革后将怎样，他（指马克思——原注）只是最一般地谈

到①。”

1881年，对于荷兰社会主义者斐·多·纽文胡斯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后的行动纲领问题，马克思回答说：“……在将来某个特定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飘渺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覆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的预言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总结之上的。正如已经指出的，他们深刻地、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避免性，并且创立了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总的学说。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他在那里把未来社会叫做“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③。”在这种制度下，全部劳动产品都是社会产品，其中一部分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参加下一个生产过程，仍然是社会产品。它的另一部分构成联合体成员的生活资料，加入他们的消费基金。马克思在谈到这一点时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联合体成员之间消费品的分配方式，将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性质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15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95页。

“生产者历史发展的程度”而变化^①。

为了把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同自由生产者联合体加以对比，马克思设想，“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②，”也就是说，实行共产主义形态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分配方式。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劳动时间的社会有计划分配，一方面会规定各种劳动职能和各种需要之间的适当关系，而另一方面又会成为衡量生产者个人参加总劳动、从而参加全部产品中用于个人消费部分的尺度。

可见，马克思在上述言论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劳动时间的社会有计划分配和用于个人消费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的按劳分配。这种社会里的生产关系，用马克思的话说，无论在生产和消费方面，都是一清如水，因而不存在商品拜物教。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般论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时，他们的出发点是：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商品生产和流通将消亡，商品交换将为产品的直接分配所代替，而货币计算将为社会劳动直接用劳动时间计算所代替。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区分共产主义形态发展上的两个阶段。

马克思设想，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将不是通过价值形式、货币形式，而是凭记载着每个工作者所做的劳动时数的证书来实现。

恩格斯也持有这种观点。他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指出，在未来社会中，“计划最终由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95页。

② 同上，第23卷，第96页。

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来决定。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①。”

可见，无可争议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描绘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轮廓时，正确地规定了商品关系的前景——商品关系将消亡和过渡到直接用劳动时间计算劳动。但是，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指出的，他们提出的这种过渡在社会主义阶段就能实现的设想，已被生活修正了。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34页。